




{营销策略培训}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

20XX年XX月

精心制作 您可以自由编辑



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的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1）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2）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3）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所谓“层级”，系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对传销组织内部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以及对组织者、领导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

关于“骗取财物”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三条，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

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客体特征（侵害的社会关系）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

（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特征（主观动机）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谋利的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是被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但为达到非法谋利的目的，仍然实施这种行为。

（四）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体（哪些人会成为犯罪主体）

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追究的主要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对一般参加者，没有起到组织领导作用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所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一九九九〕十四号）的规定，个人为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因此，对专门从事传销活动的公司、企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对其组织者、领导者及主要参与人以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

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公通字[2010]23号）第七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一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四、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量刑和处罚标准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等相关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量刑和处罚标准如下：

1、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2、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

（2）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

（4）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5）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如何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罪与非罪：严格以犯罪构成要件来认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时一定要严格掌握本罪的构成要件，重点把握以下几点：（1）违反国家规定；（2）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

动为名，行传销之实，即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组成层级；（3）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4）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活动。

组织、从事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骗取他人钱财，应予打击但不是所有的传销行为都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带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即可；只有行为人实施传销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直销的区别

在处理传销犯罪时，应注意严格界定传销与直销的界限。

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从事直销的企业，应当经审批程序，获得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直销经营许可证才可从事直销获得。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前连续5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当有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2）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3）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证金；（四）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

可见，直销与传销有本质的不同：

（1）直销企业经依法申请和审批，获得直销经营许可证；传销

则没有合法资质。

(2) 直销的经营模式为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并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不以发展层级为取得收益的手段；传销则不以推销产品为目的，而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3) 直销为直接向消费者提供销售，不会引诱、胁迫他人购买即发展下线；而传销则会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

另外，还要注意区分传销罪与直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若在直销行为中出现夸大直销员收入、产品功效等欺骗、误导行为，应由直销监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而不应视为传销犯罪。但对于违反《直销管理条例》同时又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的，依照《禁止传销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别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 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

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者均属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均存在未经许可而经营的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司法实践中，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可能会发生竞合，二者主要区别如下：

（1）客观特征不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客观特征是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属行为犯；非法经营罪的客观特征是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情节严重，属情节犯。

(2) 犯罪客体不完全相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和市场经济秩序；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

(3) 犯罪主体不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主体是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只能由自然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主体可以由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4) 主观方面不完全相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明知和故意，即明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而积极组织 and 领导；非法经营罪的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

(四) 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 2013 〕 37 号) 第一条的规定：

1、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2、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3、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

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五）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二条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 （1）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 （2）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 （3）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 （4）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 （5）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 （6）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六）关于“团队计酬”行为的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五条的规定：

- 1、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

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

2、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六条的规定：

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六、资深律师如何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进行有效的辩护

了解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概念、特征、行为手段、追诉标准以及与相关罪名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在诉讼实务中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

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的特征，也不构成其他犯罪，应进行无罪辩护；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上确实实施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但不一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可能构成其他罪名较轻或处罚较轻的犯罪，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于处罚的情节，则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辩护策略，如罪轻辩护或轻罪辩护，最大程度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根据传销组织规模作无罪或罪轻辩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公通字[2010]23号）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一条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一定要严格掌握对参与人数和层级的界定，如果参与人数和层级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则不构成本罪。

同时，参与人员数量的规模和层级的多少，对于量刑也具有一定影响，具体应根据层级和参与人员的多少进行罪轻辩护。

（二）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作无罪或罪轻辩护

虽然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行为犯，并不以造成一定后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仍要查明是否造成一定后果及严重程度。如果虽然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据此进行无罪辩护。不构成犯罪的，可以由工商管理机关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组织策划传销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工商局等部门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55 号）第三条的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发现的传销和变相传销苗头，线索或接到的举报，应及时处理，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认定、查处。对发现以“招聘”、“加盟”等欺骗手段将他人骗往异地，并诱导、胁迫其从事传销、变相传销活动，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注册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对该当事人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如发现当事人有其他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应及时予以查处或通知行为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查处，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三）根据行为人的身份作无罪或罪轻辩护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传销活动的组织和和领导者，对于一般参加者，不以本罪进行定罪处罚。由于本罪的参与人员往往较多，会达到数百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因此，处理本类案件时，一定要注意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身份及其在传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认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避免使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或者使所起作用较小的人员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二条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 （1）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 （2）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 （3）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 （4）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 （5）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 （6）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四）根据犯罪主体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

本罪往往涉案人员较多，犯罪主体复杂，既包括从外观上可以直接判断出属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员，也包括实际发起、策划、

协调作用的人员，以及承担宣传、培训职责的人员。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要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综合考虑全案，正确划分责任，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在共同犯罪中，不同的犯罪地位不仅影响着量刑高低，甚至有时也决定着是否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从犯，则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如果教唆犯罪，如果被教唆犯罪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在办理存在共同犯罪的本类案件时，要注意分清主从犯及是否有胁从犯、教唆犯等，并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进行相应辩护。

（五）根据是否有加重或从轻情节作罪轻辩护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第四条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2）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3）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

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3）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要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加重情节，并根据具体情形作罪轻辩护。

（六）以其他法定理由或罪轻情节作无罪或罪轻辩护

对于本罪的正罪或罪轻辩护，除了可以根据以上所述进行针对性辩护外，还可以考虑到刑法关于无罪或罪轻的一般规定，并结合具体的犯罪情节进行辩护，虽然法律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一些特殊情节可以减轻、从轻、免于处罚，但绝不可以忽视这些情节对于量刑具有的影响，具体如下：

1、犯罪证据是否充分、确凿，是否形成证据链条，程序有无瑕疵；

2、是否自首，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3、是否具有立功表现，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认罪态度，认罪态度较好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5、犯罪阶段，属于犯罪预备、中止还是未遂，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 6、是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 7、社会影响大小；
- 8、主观过错大小；
- 9、是否具有其他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情形，等等。

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典型案例

（一）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公司董事长唐庆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获刑 10 年

唐庆南，系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长，深圳市精彩生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精彩生活时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均系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高管。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作为江西精彩公司的发起人、操纵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以开展电子商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骗取巨额保证金，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其中被告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程芳英、徐兴春、董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被告人程芳英、徐兴春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董某作为江西精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对被告人董某予以减轻处

罚。被告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具有坦白情节，均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童年认罪、悔罪态度好，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唐庆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万；二、被告人刘葆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五百万元；三、被告人童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四、被告人程芳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五、被告人徐兴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六、被告人董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七、追缴被告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没收。尚未追缴的继续予以追缴。

被告人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分别作为江西精彩公司的发起人、操纵人、高级管理人员，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以开展电子商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骗取巨额保证金，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系情节严重。其

中，上诉人唐庆南组织成立江西精彩公司，设计、制定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基本制度，纠集骨干人员参与传销活动，控制、支配保证金，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刘葆华、童年身为华北、华东地区营运中心总监兼渠道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宣传江西精彩公司的渠道商和积分返利等制度，分别在华北、华东地区大量发展渠道商，推动传销规模的迅速扩大，并从中获得高额返利，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程芳英、徐兴春、董某身为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长唐庆南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共同促进了传销活动的扩大，在共同犯罪中起了次要作用，系从犯。对上诉人程芳英、徐兴春应当从轻处罚，对上诉人董某应当减轻处罚。上诉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均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唐庆南、刘葆华、程芳英、徐兴春及其辩护人所提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上诉人董某，依法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洪刑二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中第一、二、三、四、五、七项，即：一、被告人唐庆南犯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万；二、被告人刘葆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五百万元；三、被告人童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四、被告人程芳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五、被告人徐兴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七、追缴被告人唐庆南、刘葆华、童年、程芳英、徐兴春、董某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没收。尚未追缴的继续予以追缴。

二、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洪刑二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中第六项，即被告人董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上诉人董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二）刘银组织、领导以提供服务性经营活动为名的传销活动获刑4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0年期间，任XX（另案处理，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通过发展师XX（另案处理）为河南地区总经理、马XX（另案处理）为安阳地区总代理、被告人刘银良为林州地区总代理实施组织、领导传销。

在“农民兄弟网”林州代理点，被告人刘银良伙同李XX、杨XX、李一X、郭XX（已判决）向前来投资的人宣传讲课。通过宣传、讲课，

承诺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参加者（投资者）通过刘银良的林州代理点向北京洪兴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北京幸福家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缴纳一定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采取拉人头的方式逐级获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参加者加入的条件是：每人交 4500 元可以成为农民兄弟网的会员，但不获取利息，每人交 20000 元可以成为农民兄弟网三级站长，三级站长公司每月返还 1500 元；每人交 105000 元可以成为农民兄弟网二级站长，二级站长公司每月返还 7500 元；并且可以抽三级好处费，上线往下线抽钱点数依次是 10%、3%、2%。经查证，发展的级别达三级以上，林州市地区投资的票面金额元（其中“农民兄弟网”项目金额为元，“315 打假审核员”项目金额为 865000 元，“自然尔然超市投资”项目交费金额为 20000 元），受害群众为 202 人，笔数为 282 笔，（其中“315 打假审核员”项目受害群众为 20 人，26 笔，“自然尔然超市投资”项目受害群众为 4 人，笔数为 6 笔），共返还利息金额为元，介绍费金额为 51700 元，协议兑付金额为元，未返还金额为元（含调解协议书中未付的金额）。其中，刘银良按运营规则刘银良应获得 20 万元介绍费，但都转换为“农民兄弟网”电子币。

被告人刘银良犯罪后在投案过程中被北京市海滨区公安局抓获，林州市公安局民警冯 XX、杨 X 将刘银良带回林州市公安局，刘银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银良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提供服务性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方式获取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刘银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刘银良犯罪后准备投案，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根据刘银良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银良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违法所得，予以退赔。

（三）以售酒为名组织传销三被告人获刑 3 至 2 年 6 个月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2 年 5 月至 6 月间，被告人孙为公、房玉祥以推广徐州某酒业有限公司的“醉 XX”酒为名，建立互联网站并制定 AB 两套计划传销方案。A 计划为缴纳人民币 1100 元购买一箱醉 XX 酒成为会员，会员再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以获得 150 元或 25 元不等的提成；B 计划在参加 A 计划的基础上缴纳人民币 1.62 万元空头购买 6 箱醉 XX 酒参与排序，胜出者获得公司赠送的 1.62 万元醉 XX 酒或者 3000 元现金，介绍参加 B 计划的会员直接获得 500 元提成。被告人房玉祥作为第一个高级会员，负责平时的方案教授工作。被告人房玉祥介绍被告人余文加入会员，被告人余文又引诱丁某、耿某等人加入该

传销活动，上述人员又直接或间接地将参加该活动的人发展至二百余人。被告人孙为公、房玉祥等人通过上述途径骗取资金人民币 86 万余元。

被告人余文曾是徐州某机票代售点的售票员。在售票工作中余文认识了徐州一私营酒厂的老板张某。张某正因自己生产的白酒无法打开销路而苦恼不已，余文表示自己认识搞营销的朋友，随即便联系了远在辽宁的房玉祥，房玉祥又通知了自己的老乡孙为公。在余文的牵线搭桥下，孙为公与酒厂老板张某以电话、网络等方式多次沟通，确定了合作意向。

达成合作意向后，孙为公、房玉祥一路南下来到徐州，并带来了他们的“营销方案”——购买“醉 XX”即成为初级会员，发展一个下线就能提成“人头费”150元，发展到第三层则从第三层再提成25元，16层封顶。此外还有吸收高级会员的B计划、成为加盟商的C计划和区域经销商的D计划。这些眼花缭乱的计划无一例外的有两个特征，一是要缴纳高低不等的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是须按照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奖励的依据。至于他们所卖的“醉 XX”白酒，则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道具。

在徐州，孙为公和房玉祥向酒厂老板张某推荐了这份“营销方案”并着手实施，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便引诱超过200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在传销组织运营中，孙为公对外宣称“总经理”，房玉祥为讲课“洗脑”的“老师”，余文为该组织唯一的一个“地区代理”。为了使更多人加入传销组织，孙为公还开设了互连网站，通过网络大肆宣传自己的

传销方案。

铜山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为公、房玉祥、余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员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013年1月10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依法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孙为公、房玉祥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被告人余文（女）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案例来源：中国法院网；记者范春生）

八、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一）刑法

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38112101070007000>